



王慧茵

Wong Wai-yan, Renee

電影美術指導

個人經歷

▲ 王慧茵 (Renee Wong)，1980 年 2 月 27 日出生於香港，祖籍廣東中山。

2003 年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視覺傳意設計系。大學期間初次參與電影製作，於陳慶嘉、梁伯堅導演之《絕世好 Bra》(2001) 任助理製片。

大學畢業後王慧茵正式投身電影行業。2004 年首次作為助理美術指導，參與製作了羅志良導演電影《救命》。2011 年於葉偉信導演之《開心魔法》正式擔任美術指導。入行至今參與超過三十部電影的美術工作。

2022 年，王慧茵以《智齒》獲得第 40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及第 59 屆金馬獎「最佳美術設計」。

參與電影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獎項
2008 年	The Forbidden Kingdom 《功夫之王》 (導演：Rob Minkoff)	執行美術	華誼兄弟太合影視投資有限公司 J&J Productions Ltd.	中國大陸	
2009 年	《十月圍城》(導演：陳德森)	執行美術	人人電影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0 年	《精武風雲·陳真》(導演：劉偉強)	執行美術	寰亞電影有限公司 北京光線影業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1 年	Johnny English Reborn 《特務憨J之救國大業》 [香港部分](導演：Peter Howitt)	執行美術	Universal Pictures	香港	
2011 年	《倩女幽魂》(導演：葉偉信)	執行美術	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 廣東強視影業傳媒有限公司 泰吉世紀(北京)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湖南電廣傳媒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2011 年	《開心魔法》(導演：葉偉信)	美術指導	天馬電影出品(香港)有限公司 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	
2012 年	Expendable 2 《轟天猛將 2》[香港部分] (導演：Simon West)	美術指導	Millennium Films	香港	

上映時間	作品	職位	出品公司	拍攝地	獎項
2013 年	《聖誕玫瑰》 (導演：楊采妮)	美術指導	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	
2013 年	《風暴》(導演：袁錦麟)	美術指導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映藝娛樂有限公司 優酷土豆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	
2014 年	《六福喜事》 (導演：谷德昭)	美術指導	天馬電影出品(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2015 年	《五個小孩的校長》 (導演：關信輝)	美術指導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寰宇娛樂有限公司 廣州市英明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天下一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北京劇魔影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	
2015 年	《陪安東尼渡過漫長歲月》 (導演：秦小珍)	美術指導	北京光線影業有限責任公司 高先電影有限公司 山南光線影業有限公司 藍莓國際投資(北京)有限公司	澳大利亞 中國大陸 日本	
2016 年	《惡人谷》 (導演：谷德昭)	美術指導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寰宇娛樂有限公司 廣州市英明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劇魔影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	
2017 年	《毒。誡》 (導演：劉國昌)	美術指導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香港	
2017 年	《喵星人》(導演：陳木勝)	美術指導	英皇影業有限公司 天下一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引力影視投資有限公司 愛奇藝影業(北京)有限公司	香港	
2019 年	《掃毒 2：天地對決》 (導演：邱禮濤)	美術指導	銀都機構有限公司 寰宇娛樂有限公司 映藝娛樂有限公司 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廣東昇格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 菲律賓	
2020 年	《熱血合唱團》 (導演：關信輝)	美術指導	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 夢造者娛樂有限公司	香港	
2021 年	《智齒》(導演：鄭保瑞)	美術指導	博納影業集團有限公司 太陽娛樂文化有限公司 耳東影業(北京)有限公司	香港	第 59 屆金馬獎最佳美術設計 (共同獲獎：麥國強) 第 40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美術指導 (共同獲獎：麥國強)

訪問文稿

文念中：說說你是怎樣入行的？

王慧茵：我不是靠一部戲入行的。話說我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當時是拍《1:99（電影行動）》（2003）短片，沙士（SARS）的時候，就和現在（新冠）肺炎的情況一樣。當時我剛剛畢業第一日，陳果導演要拍《1:99（電影行動）》（其中一條短片）¹，在豬欄拍的一條短片，有人問我是否有興趣加入製片組，幫忙做助製。我在做助製期間認識了一位美術指導叫文念中，我當時就拿著履歷，壯著膽子向他自薦，告訴他我很喜歡做美術，請他聘請自己。我記得當時的情況很有趣，有一天他和我說：「Renee（王慧茵），你的衣服借來一用。」「啊？我怎樣借衣服給你啊？」「你的衣服借給徐天佑穿一下，我覺得這個風格很適合他。」我就想那我穿甚麼呢？「你隨便找一件穿吧。」就這樣我便入了行。因為當時那條片我是做助製，但又缺人手，我又幫忙導演組 casting（選角），又因為認識了文念中，他要我幫忙處理一些服裝和美術的工作，處理一些手尾工作，便算是正式入行了，很有趣的經歷。

文念中：你剛才提及畢業，你在大學讀甚麼的？

王慧茵：我在（香港）理工大學讀 Visual Communication（視覺傳意設計）。

文念中：你是很喜歡畫畫和設計？

王慧茵：我自己是很喜歡的，因為以前很喜歡畫畫，所以就讀了有關的課程，之後其實一直對電影很有興趣，所以在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在一個機緣巧合的情況下，我便做了一部電影的助製。其實大學一年級的暑假我算是入了行，暑假期間我做了一部電影，那部電影也很有趣。當時正值美指和服指他們缺人手，找不到助手，我便幫他們畫一些東西，或者取一下衣服。我還記得當時的服指是 Dora Ng（吳里璐），美指是 Ringo Fung（馮繼輝），他們二人都要我幫忙拿東西，而我又在做助製，不過我也覺得沒所謂，收五千元人工我也（願意）甚麼都做，感覺很好玩，甚至乎不知道為甚麼還當了十組的小演員。因為覺得很有趣，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便和另一位同事很相似，我就做 Shine 經理人的保姆（助手），其實算是很早就和電影結下淵源。當時做 Shine 的所謂保姆，就是跟著他們去拍戲，看看（拍攝的）鏡頭，感覺很有意思，所以真的很想一畢業就立即加入電影這一行，已經沒有多想，那時就已經決定這就是我的 path（事業路線）。

文念中：你剛才提到的是哪一部戲？即是 Dora 和 Ringo 做的那一部。

¹ 此處指 2003 年《1:99 電影行動》中陳果執導的短片《小豬不舒服》。《1:99 電影行動》是 2003 年由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起的短片計劃，邀請了十五位香港知名導演，拍攝十一條勵志短片，藉此為 SARS 疫情陰霾下的香港人打氣，鼓勵港人樂觀面對人生，逆境自強。

王慧茵：那一部是《絕世好 Bra》(2001)

文念中：那部戲你本來是做製片組，但也參與一些美術組的事情，即是幫忙畫圖之類的？

王慧茵：是的，因為當時他們就想找一個助製，而我就覺得沒所謂，掃地也願意去做，做助製也很好。當時其實我也不清楚助製要做甚麼，後來才知道要找景相（場景的照片），即是要去拍景相，或者找 sponsor（贊助），有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跟進，碰巧那部電影的美術和服裝都沒有助手，我便借機學習了很多東西。

文念中：那你由製片部到無心插柳成為美術組，接著便一直做下去了？是甚麼原因令你繼續做美術組，而不再做製片組呢？

王慧茵：應該這樣說，其實做製片組是一個踏腳石，我一點也不想做製片組，我只是想入行，我認為只要入了行便會接觸到有關的部門，便可以做回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我是讀設計的，亦都非常喜歡做美術，那時反而有個很有趣的情況，我不太能分清做美術和做服裝，很記得那時候我的老闆是服裝和美術一起做的，他就問我想當服裝還是美術，我就回答……因為自己是讀 Design（設計），不如當美術吧，服裝我不是很有在行，即是（不擅長）和那些演員溝通。所以我是在誤打誤撞之下，選擇了做美術這條路，但我本來就想做美術多於做製片組，絕對是。

製作組：叫你做選擇的是他（文念中）嗎？

王慧茵：對呀。

文念中：那你做電影美術之後，發覺電影美術原來是怎樣一回事，即是要做甚麼工作？以及是甚麼吸引你一直保持將電影美術作為職業呢？例如工作範圍，或者和你之前想的一樣嗎？

王慧茵：電影美術是甚麼？因為其實我是由助手開始做起，最開始對（美術）沒有甚麼印象，究竟要做些甚麼，反而是真的從（參與的）每一部戲當中，正式地去認識我的（工作）範疇，可能由跟場做起。應該這樣說，在我當助手的年代，只（能請）一個（助手），我和我的美術指導，即是我的師父、上司合作，變相很多時候都要我一個人完成所有工作，由跟場、陳設到之後開始慢慢懂得畫圖，到後來有其他助手加入，和他們一同解決問題，如何幫上司完成他的構思，一板一眼每一件事真是從做每部戲的經驗中累積出來的，沒有一個 course（課程）如何教會了我，是真的從實戰當中累積經驗。

我本人做電影美指經歷都頗長，頗長是指我經歷了很多年才做美指，我也做了十多年（助手）才躍升為電影美指。當然有些（人）經歷的時間比較短，但我是做了很長時間助手才做美指，因為我覺得要看準時機，（作為美指的）第一部電影一定是自己很想做的東西才可以，不然我寧願當助手。所以我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太久，也會去思考是時候自己要成為美指了，不然做助手太長時間，可能會「滑牙」（脫節），變得做一些事情時一直依循某些方向去做，但做美指就是完全另一個身份，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會比較全面一點。

文念中：說起這個過程，即是你剛才提及未成為美指之前，你做助手時有沒有滿足感呢？

王慧茵：那種滿足感很有趣，因為當時那個年代沒有淘寶，是真的靠一步一步走遍所有店舖去找一樣東西。很記得那時候上司要求我去找一把最大 pattern（圖案）的雨傘，或者找一張有大圖案的被子，我便真的要花幾天或者整個星期不停去布舖尋找，可能最終也沒有收穫。不過，在找的過程之中，你會熟悉店舖的人，熟悉附近的位

置，知道某些店舖會賣一些特別的布，那個滿足感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雖然邊走邊找的過程很痛苦，但當你得到的時候，或在鏡頭上真的出現那樣東西時，真的會很开心，即使那件東西是微不足道的。

文念中：電影美術有時需要搭景，而你以往是未接觸過的，第一次搭建一個大的場景，還記得是哪一部電影嗎？以及，你以前應該不懂怎麼去畫圖，如何解決呢？

王慧茵：很有趣的，那時候我剛入行，只懂用一些普通的畫圖 software（軟件），我指的是 graphics（平面設計）方面的，不會用 SketchUp²，那時候還沒有 SketchUp，只會用 FreeHand³，或是 Adobe Illustrator⁴去畫一些所謂的施工圖，甚至是手畫。在幫我上司的時候，他有很多構思，可能需要即時用手畫，我是一步一步從錯誤中學習的。（我畫的）線條歪了，最後做出來的東西也會歪掉，或是線條畫得不清楚，（施工的）師傅看不到。很多時候，所謂的經驗累積是和道具師傅切磋的時候……（文念中：不是我吧？）我盡量不提你的名字嘛（笑）……他們（道具師傅）會說：「沒有這種東西的，你有沒有搞錯呀？！」我真的是在挨罵中長大的。那時候的人很兇，無論是道具師傅還是置景師傅都正值氣壯年代，每個人都很兇的，我真的可以說是被人罵大的（笑）。但很慶幸，我上司通常不會這樣罵我，他會用一些不涉及粗暴的方式，令我很痛苦（笑）。

文念中：你在做美術的過程中說到了要找東西、要和師傅溝通、要搭景，那你最喜歡做的是哪個部分，還有跟場、找資料，這麼多不同的工作，最喜歡哪一個？

王慧茵：其實接到劇本之後，中間或許有一個場景自己特別地偏愛一些，可能有的場景會特別喜歡，即使它未必是作為主戲也不知為何，我會特別努力研究一番。很有趣的是，有時候遇到的劇本，可能會看到一些位置令你感覺有空間發揮，即是對於你的角色能夠有得發揮，當你覺得該場景稍為偏重一些的時候，便會將自己投入其中。其實沒有（甚麼不喜歡的），整個過程除了在 budget（預算）上要和製片組溝通，由構思到搜集資料，再到如何處理場景，之後逐步逐步開始畫圖，其實每個過程我都非常之 enjoy（享受）。與其他人計算預算，或者遇到時間上有限制的時候，最難取捨，因為會令到我的構思有出入，或者預算上我根本 afford（負擔）不起，可能又要刪減，或者可能遇上拍攝期改動，有些這樣的客觀因素令整件事未必如我所願的時刻最難受。

文念中：那如何解決呢？又沒錢，又希望做到想做的事情。

王慧茵：很有趣的，我的做事風格從年輕開始（到現在）都是一樣的。那時的上司經常說我像一頭牛，不停地向前衝，整天甚麼都不理，也顧不上自己的能力（是否應付得到）。但有趣的是，到我成為美指的時候，某程度上我依然是這樣，我想得到某樣物件，即使用錢未必做得到，我也會用一些旁門左道，包括可能用輕減（重量）的方法，或者怎樣處理，也會盡量得到它，即是可能未必是我最終想要的形態，但可以用其他手段塑造出來。

製作組：能不能舉例說說，你曾經做過《五個小孩的校長》（2015），我覺得這部電影預算可能低一些，接著《掃毒 2：天地對決》（2019）應該會有多一點預算，有很多景，有沒有甚麼例子可以說說呢？例如，預算不夠，用了甚麼方法去達到某種效果？

王慧茵：其實《五個小孩的校長》很有意思，我很開心最後得到的 feedback（回饋），大家都以為（拍攝的是）實景，覺得那位美術應該沒做甚麼工作。其實我的心情很矛盾，事實上整部戲很多景全部是搭出來的，即是人造

² SketchUp：電腦製圖軟件，用於 3D 建模。

³ FreeHand：即 Adobe FreeHand，是一款平面向量繪圖（vector graphics）軟件。

⁴ Adobe Illustrator：簡稱「AI」，是 Adobe 系統公司推出的基於向量的圖形製作軟件。

的，可能因為劇情很真摯，所以那些人會覺得是場景幫助了劇情，令人覺得一切都很真實，所以各方面都會變得很好，大家都能投入到感情中。

那部戲的預算的確比較少，加上那間學校可以稱為半置景兼全陳設，變相令到其他景的預算都要減少。但很有趣的是，整部電影製作真的很沒錢，那我們便要用另一種方法——不停 DIY（自己做），所有東西都是手造。記得那時我跟場，有個道具師傅和我在幕後不停畫畫，由朝到晚的做手作，每一個景（我們）都在剪紙，摺東西，因為全部都是圍繞小朋友的戲。我們整天都要扮小朋友畫畫、做勞作，我真的很像一個幼稚園老師，不停地勞作、寫字、做手作，整部戲都是，然後我們又請了一些年輕助手，大家一起在背後不停畫，不停做，這件事是很有趣的，每部電影都會帶給我這種不同的體驗。

即使遇到預算大的戲，可能（我）是辛苦命，即使遇到很有錢的戲，也會自討辛苦。有的大片可能預算很多，但製作費未必會投入在美術（創作）上，即是可能搭景就已經消耗了很大一部分。以《掃毒 2：天地對決》為例，基本上搭建地鐵就用了三分之二的美術費，整個地鐵，即是所謂中環站的店舖部分、月台、列車，就用了三分之二的預算，餘下的三分之一，是要做一百個景，（笑）。很有趣，因為那部戲一個 montage（莫太奇片段），沒甚麼要求就要我花掉二十萬，要「開店做毒檔」，就做了四個毒檔又用了一百萬，即是每個毒檔算上置景連陳設也要二十萬，錢就全部花完了。很有趣的是，這部電影全部的景都要乘以十，即夜店乘十、賭檔乘十、還有毒檔乘十，所以面對大規模，多場景，（拍攝）密集到每張通告都有三個景，每日如此，我要走遍全場的時候就又有另一種做法。

很感謝當時的團隊，他們是我比較熟悉的同事，解決問題的時尚算能夠完成任務，這又帶給我另一種滿足感。你若問我是不是每個場景都喜歡，絕對不是，由選擇場景的時候已經有些不喜歡，但怎樣能夠 shift（調節）回我想做到的 tone（調子），或者達到我接受的範圍，這又是另一個挑戰。

文念中：有沒有自己喜好做甚麼戲種，例如寫實戲，做一些很實在的景；還是動作戲，要搭建很多場景，很多大型場景，例如搭機場、搭地鐵；還是喜歡做一些視覺上很風格化的戲，有沒有偏向哪種戲呢？

王慧茵：如果能夠選擇，我喜歡有機會做一些小手作的戲，即是比較多人性的東西，未必是寫實的，即使是很個人風格化的戲也很有趣。因為很多大製作裡面，要搭一條地鐵，或是搭建一條隧道，這些在某程度上都是因為動作需要。在美術上，我們擔當的角色可能就變成要力求寫實，或者要跟隨那些細節，當然這是另一種技巧，不排除會遇到這些片種。如果真的是個人喜好，我寧願可以做一些小手作，做一些有趣的戲，我覺得自己在整個過程當中滿足感多一點。

文念中：除了你剛才說的《五個小孩的校長》是這類型，在你的作品中，還有哪幾部是這些，未必是大片，但你卻花了很多心機、很多手工，你喜歡的？

王慧茵：如果喜歡的話，有一部不是很大規模的戲，我很喜歡《毒。誠》（2017）。雖然當時的（美術）團隊只有六、七個女生，但其實所有事情都是這六、七個女生和幾個道具師傅完成的。我們那時候做了一個微型的城寨，在一個小廠房中搭建的，因為我們並非將整個很大的九龍城寨都搭建出來，只是搭建了一小部分。我們貫穿了整個清片（清水灣片廠）的巷子，幾個女生和幾個師傅一起工作，（製作過程）也很有趣，因為一草一木，連做舊招牌，寫招牌上的字，全部都是我們美術組一手一腳去做的。弄一些花牌，或者有一間割狗的店舖，要假扮招牌貼一些狗毛，都是我們自己做的。因為這部電影太沒有預算了，而且還是在香港拍一部七十年代的戲，在這麼低的預算下，如果美術自己不動手做的話，（畫面）便沒甚麼可看了，所以我付出了很多努力，自己找了很多資料。

其實我是在八十年代出生，對七十年代的東西不是很熟悉，我甚至沒有進入過（九龍）城寨，雖然小時候住在附近，不過媽媽那時不准我進去的，我住得不遠，一看就能看到城寨，但我沒進去過。所以我找了很多資料，甚至不停回看七十年代的電視劇，從早看到晚，一邊做功課，一邊找參考資料，希望將自己代入那個時候。單憑我們六、七個女生不停的工作，我覺得那份用心和心思（是值得回味的），雖然出來的效果絕對不能說是滿意，不過過程是很開心的。

文念中：你覺得出來的效果不滿意是甚麼原因，是攝影燈光不能夠配合？

王慧茵：實在是做得很好，是我們自己美術上資源不足，人手不足，而且又有很多場景。其實那部戲有非常多的場景，例如一條後巷隔兩天便要 mock up（假扮）成城寨的出入口，外面又要建幾間假牙店舖，變相在很少時間和很少人力資源的時候，要用（與平時不同的）做法，所以出來的結果未盡人意，但在那一刻的我，已經是盡全力，拼了命的。

文念中：可否講一下你用了甚麼做法？簡單一點的佈景片，還是甚麼？

王慧茵：我們只是搭建了城寨的一小部分，我們佈景搭完後……我們真的親手做了很多舊布，最記得的是整部戲我們都在不停的做舊。雖然我找到了很多舊的物料去陳設場景，但怎樣也不夠，用布來遮醜是最好的，像舊的帆布等等，我們幾個女生真的是趴在地上不停地做舊，最記得是做舊一個魚蛋檔的招牌，我們從早做到晚。因為那時候沒有一些好的師傅幫忙做出這些（舊的）質感，所以很多時候都是我帶著一兩個有美術底子的同事，一起拿著筆或者畫掃，聞著天拿水，不停將整場景做舊。

文念中：你用了些甚麼方法來做舊？是用顏色，還是用一些化學原料，用了甚麼方法？

王慧茵：那當然不外乎可能用灰錳氧（高錳酸鉀），用「漆片」，我忘記了那個詞……

文念中：士力水（即工業酒精），變性乙醇？

王慧茵：對，還有士力水。最記得我們兩個人拿著大力泵，拿著幾個油筒，爬上高梯（去做舊），我講的是整棟樓都是我們幾個美術做舊的，不單單是那些招牌，是做舊（城寨）裡的每個小招牌以及整棟樓。那時請的所謂上顏色的油漆工師傅，他真的只是油顏色而已，他油完就算了，就走了。所以為甚麼說那麼難忘，是因為真的做得很辛苦，即是做舊做得很辛苦。場景出來的質感可以做得更好，因為始終我不是專業做舊的師傅，我只是憑著畫畫的感覺去做，我的正職還是一個美指，不可能全程都在做舊場景，還有很多事情要兼顧，所以很多事情未盡人意，有點可惜。

文念中：那接著講講另一部很辛苦的戲《智齒》（2021），《智齒》為甚麼那麼辛苦？

王慧茵：《智齒》最辛苦和最難忘的是因為我當時在孕期，接到這部戲的時候，我懷孕三個月，整部戲的籌備連拍攝都是在我的懷孕期，我記得做到差不多接近（懷孕）九個月的時候才停止，工作才完成。很有意思的是，因為這是一部非常殘忍和很 dark（黑暗）的戲，記得那時我在現場聽到女主角慘叫，我的肚子在不停地震，因為肚子裡的寶寶很害怕。曾經有一刻，我叫道具師傅：「你不要再在我旁邊敲牆了，我肚子真的痛到不行，我要走開一下。」

另外異常辛苦的是，我們去了很多舊區拍攝，那些舊區全是唐九樓，唐三樓，我那時候已經（懷孕）六個多月。其中有一天，我要去一個唐九樓的天台陳設，一天之內我走了四十多層樓梯，當時我懷孕六個月，因為九樓在陳設，（有時候）三樓又找我，四樓也找我，導演還在看景，我不停上上下下，走到我胎動的時候還要繼續走，因為上面著急找我，「你快點看看這個位置。」

這部戲的辛苦來自於，本來環境已經這麼惡劣了，自己還有特殊情況，拍一部那麼變態的戲是很吃力的，真的可以用變態來形容。因為我很記得接到劇本後，需要找參考資料，因為有太多血肉模糊的場面，我是將thumbnail（縮略圖）縮到最小去看，我在半夜三更看到割手的（圖片），我的心是在震的，肚子也在震，身體也在震，因為找得自己很害怕，也算是做到快要產前抑鬱了。

那時候我是和另一個美術總監麥國強老師合作⁵，我和他很多年沒一起工作了，時隔許久再重遇，感覺很好，可能因為再和師父合作吧，我是拼了命去做的，即使自己正在懷孕，所以對這部戲的印象非常深刻。

還記得有一幕，有一天我在一個舊區陳設時，在樓梯口見到一隻老鼠生了一隻老鼠寶寶，還好像是一個胎（盤），被人踩扁了，我害怕到不得了，就立刻和道具師傅說：「能麻煩你幫我掃走那隻被踩扁的老鼠寶寶嗎，我真的很害怕。」那一刻我的肚子又開始震。那段日子很難捱，每天我要去走訪很多垃圾堆，去陳設場景，去想一些變態殺人事件，在那段時間心理上十分不平衡，但可能正因為這部電影需要一種很沉鬱的心情，所以在陳設那些場景時，我的心情（很契合）這些東西，就一頭栽了進去。

文念中：關於《智齒》，我們現在看到了預告片、宣傳片，那個垃圾世界是怎樣孕育出來的？即是劇本上就已經寫得很清楚，還是你和麥國強找了很多參考資料，大家討論出來的，還是導演已經有一個想法？即是那個世界是怎樣構思出來的呢？

王慧茵：其實一開始構思的時候，導演有和我提過他七十年代來到香港的時候，周圍都是垃圾，深水埗區真的像現在《智齒》裡一樣，到處都有很多袋垃圾，很髒亂，老鼠到處跑，他很想呈現一個這樣的香港，就讓我們大膽去做，總之每一個場景他都想充斥這種末世的氣氛。到真的接觸到分場劇本的時候，我們開始找參考資料，也是很大膽地找了很多真的垃圾崗場景，他就說，這些很好，是他心目中想要的感覺，是他想要的世界，讓我們放心去做吧。其實是大家互相衝擊，當（導演）有這樣構思的時候，我們也會盡力去做。之後就發現很有趣，雖然垃圾是這麼厭惡、骯髒、討厭的東西，但當你不停在堆砌這些東西時，原來垃圾也可以變做另一個景象。其實那時也有考慮，原來每個場景都有垃圾，那我們是不是也要垃圾分類，有些個別場口，譬如裕民坊，真的有一些露宿者，那裡的垃圾會偏向家居垃圾一些；後巷的話，如果是在工業區，我們也會考慮如何處理，可以令事情再立體一些，不可能全部都用黑色垃圾膠袋，有很多不同、多元化的東西來配合場景。

文念中：雖然我們現在在畫面上或海報上見到它是垃圾，但事實上它們是真的垃圾嗎？例如那些膠樽，如果真的在垃圾崗裡找，可能那些垃圾是別人吃剩的飯菜，又臭、又濕，那（陳設）用的究竟是真的垃圾嗎？

王慧茵：這很有趣的，因為陳設任何場景我們都有一份道具 category（種類列表），其實那些垃圾全部都是假的，都是我們自己造出來的，即使是那些殘餘飯菜，都是我們一塊塊拿出來，即是切一些舊菜假扮的，所以你進入到場景裡是沒有味道的，因為全是造出來的垃圾。但是拍著拍著就很有趣了，我們拍貧民窟的時候，拍了差不多十多天，劇組工作人員發現既然也是拍垃圾崗，他們就真的在不停地丟（垃圾），真的將飯盒胡亂丟或者

⁵ 王慧茵曾擔任麥國強助手（助理美術）。在《智齒》中，麥國強任美術總監，王慧茵為美術指導。

塞滿在床底下，水也是渴了一口就把（水樽）丟了，後來就發現那個場景愈來愈融（合在一起）了，愈來愈真實。那些人真的當自己在垃圾崗，不停地扔，扔到我也分不清哪些是我陳設的，哪些是真的是垃圾，但那個場景就變得愈來愈真實。

其實經過我們美術部堆砌後所謂的貧民窟，怎樣都有一定程度上的修飾，一定會有，特別是在這樣一部風格化的電影當中，我們也加了很多很誇張的元素。例如其中一幕有很多斷肢，又有一隻鹿，或者有很多女性的 figure（人物模型），即是那些是美術（部門）很刻意加進去的，但當工作人員一同幫忙去營造這個垃圾崗時，所有東西又融合了，又變成了一個更真實的場景。

文念中：剛才你用了個詞是「貧民窟」？（王慧茵：對的。）本來我想問在選擇垃圾的時候，即是選擇道具時，是否有自己美術的看法或意思，例如那隻鹿，有些畫面裡全都是佛像、關公，那些是怎麼設計的？

王慧茵：做這部戲時，當我知道要做一個舊年代的「垃圾」香港的時候，我們便不停的找一些香港的場景，看見一些覺得很適合某些劇情發展的地方，我們也會推薦給導演，反而是我們推薦比較多。例如很多佛像那個場景，我記得是上網找了很多香港特別的地方，或者一些舊的場景，或者是將會拆的一些場景，我看到那個畫面覺得很震撼，如果在一個有很多神佛的地方發現一件兇殺案會怎樣呢？這個景很有意思，於是我就推薦給了美術總監，然後和他們一起 explore（探索），覺得很不錯。其實有很多這樣的過程，（美術組）和製片組也都合作得很密切，有些景我們處理不來，或者我們可以如何處理（都有溝通），因為實在有太多場景了，即使（演員）走過一條街道，我們也真的要花很多功夫去營造所謂垃圾堆砌的感覺。

這部戲裡談論的垃圾厚度不是指我要多少袋垃圾，而是我要多少車，多少噸垃圾，或者是我要多高的垃圾，記得有一個後巷，我最後做出來的垃圾有三尺高，兩尺深，都不能用多少車來計算了。

當然是否每個場景都要刻意地添加一些特色進去，這部電影讓我很放手地去做了這些事情，很多時我們都想隱藏一些美術的痕跡，但這部戲我是很大膽去做的，即使有個女孩在貨櫃裡死了，也會想想她在二手傢俬中死去可能沒有太大意思，假設她死之前有些情況發生，用很多藍色絲帶捆綁著她，可以象徵一些意味，所以我們都很放肆地加了這些東西進去，相比平時的電影會多一點。

製作組：剛好講到顏色，譬如藍色絲帶，我就很想問一下關於顏色的問題，因為《智齒》最後上映是黑白色，可否說說電影最開始就確定用黑白，還是最開始是有顏色的？那變了黑白之後，對美術方面有沒有影響呢？

王慧茵：做這部電影的時候，絕對是彩色的，大家沒有想過是黑白，甚至乎我在看 rough cut（粗剪）時也是彩色的，我們完全是用彩色的觀念來做的。

當最後，我們若干年後得知這部戲，可能因為影像過於暴力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知道了導演有這個取向，最終將整件事變為了黑白，其實最開始我是覺得非常可惜的。因為電影當中，我們美術當然運用顏色做了很多東西，即是我們特別配合了不同的顏色去呈現一些場景，所以當知道它變了黑白之後，除了覺得可惜之外，便是可惜。但是最後，我突然間回看一些劇照的時候，發覺如果當導演覺得電影美術的顏色，令到這部戲有其他岔子的時候，整部電影變得不夠純粹，（我會明白他這個選擇）。雖然我重看時發現變了黑色之後，我也不滿意黑白這個效果，因為如果我一早知道是黑白，很多地方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我又會覺得如果以戲的角度來講，這個選擇能幫助到這部電影，將事情變得純粹，沒有了顏色的雜亂（也是好事）。其實整部戲的畫面已經很累贅，整個場景都很飽滿，所以當變成黑白時，可能大家會更加 focus（關注）劇情，可能對整體也有好處，只能夠這樣說。

製作組：你對現在的呈現滿意嗎？

王慧茵：有另一種震撼，聚焦在劇情中，我忍不住看過一些不同的版本，但我還沒在大銀幕戲院裡看。

文念中：看完了？是快進看的？

王慧茵：我是跳著看的，因為我很想在戲院看最終的版本，之後就會去看了。

文念中：我想問一下《十月圍城》（2009），這是你早期回內地拍的一部很大型的電影，在美術上《十月圍城》也是一個創舉，因為在上海建了一個影城，建了整條街，電影拍完這個影城留下來從而影響了很多電影製作。那你在《十月圍城》中參與了美術中的哪一部分，以及學到了甚麼？

王慧茵：《十月圍城》，我去內地的時候那條街已經進入置景階段了，因為我是遲一點才去的。我做助手的時候，在這部電影裡的角色是做陳設的，所以遲一點過去也可以，我當時還在拍另一部電影。等我到內地的時候，覺得像是在打仗了，他們正在起地基，整條街在起地基，整條街全在搭景，但在搭景途中突然又要拆掉，因為地面下沉，即是由三樓沉到二樓，所以又要再重新搭建。我很記得那部電影的美術總監和美術指導，面對很多製作上的問題，他們每天都愁雲慘霧，很沉鬱，當時我就想我只是做陳設而已，應該沒有你們那麼慘吧。結果當我真的接到這份工作，第一天進組的時候我就知道出事了，原來我要陳設三十多個檔口、街邊店舖以及其他數個主景，即是包括《中國日報》、大有照相館，那些全部都是舊年代的場景，而且是要 fully dressed（徹底陳設），那些都是非常大的挑戰。

那時候我也接觸過內地的製作，但沒至於到這樣（大型）的程度，所以做過這部電影的每個美術部的同事，基本上現在都做美指了，助手和道具領班也當了美指，譬如李子豐、林偉健，一些內地助手現在也是美指，很厲害。那部戲簡直是「木人巷」（要闖很多難關），做得命都快沒有了，每個人都要負責三十多個店舖、三十多個場景，陳設也是要全部做，很大規模，印象很深刻，每個人也很刻苦。中間又遇到一些很多人事的情況，又有罷工、封城，很多內幕，所以我們那時的美術房門口都貼著「華人血淚史」，即真的貼了「華人血淚史」（的字樣）在房門口，（笑）。每天都聽見我兩個上司在不停地討論哪些街道又塌了，又怎樣被人吞了錢，當時我的心簡直沉得不得了，很痛苦的一部戲，做完這部我就做《槍王之王》（2010）了。

文念中：做這部之前你是不是已經自己做美指了？

王慧茵：做完這部電影回到香港後，做了最後一部當助手的戲就是《槍王之王》。我記得做最後一個景的時候，美術指導和我說：「你下一部電影就自己做了，你真的要想一下自己的場景要怎樣處理。」之後我便說：「啊？我也不知道。」

很有趣的，我第一部（做美指的）電影是《開心魔法》（2011），當時我真的膽戰心驚，因為是我另一個師父介紹我去的，第一次（做美指）就要做葉偉信（導演的戲）。葉偉信是一個出招非常奇特的導演，以及非常之老練。我作為一個這麼新的美術（指導），雖然之前拍《葉問》（2008）的時候有和他合作過，但真的作為美指去和他討論是完全另一回事。交景的時候，我真的很害怕，因為他又沒有劇本，（劇情）不停改，變相很多時都（變更）都是很突然的，我又是初次提升（美指），電影的預算又不少，而且電影裡有一些幻想成份，即是突然要搭一個遊樂場，突然間又搭一些夢境的東西，（我覺得）很好玩但也很害怕。

我記得我交的第一個景是男主角的溫室，即是一個居住場景，我是真的很害怕他不接受，雖然我已經拼了命去做，加了很多細節，但我也很害怕，不知道行不行，擔心導演不收貨，真心害怕，心都在震的。他（葉偉信）到了之後說：「喂，Renee（王慧茵），你介紹一下看看。」我就趕快介紹：「這裡呢就是……」（笑）後來原來導演是喜歡的，他覺得 OK，收貨了，我就開始重獲一點點信心吧，慢慢便發現原來自己也是可以的，總之硬著頭皮上吧。最後出來的效果也不錯，電影本身也有很多地方挺好玩，譬如有個廢墟的遊樂場，我（作為美指）的第一部戲可以接觸到很多這類場景，感覺很好。

製作組：之前那麼多電影你做的都很開心，首先想問一下，做了那麼多電影，你有沒有留下一些東西？因為聽你說喜歡手作的東西，DIY，有沒有留下來哪一部電影的東西？

王慧茵：我很少存一些物件，因為自己沒有倉庫。之前有，留下來一些自己畫的東西，自己造的東西，或者是找的很辛苦的東西。以前會存一些布，我的床底下有很多箱布，都是某些電影剩下的漂亮花布，有時還會拿自己的東西供拍攝用，譬如椅子很難找，我會拿自己的椅子出來，之前開工時，特別是（做）助手（的時期），經常會搬一張椅子，一些小陳設，即使做了美指之後，我也常常拿很多自己家中的小陳設來陳設場景。因為有些東西找得很痛苦，又很貴，沒有預算的時候，就好像其他美指一樣，我也會自己帶東西去陳設。

文念中：現在應該沒有甚麼東西保存下來了？

王慧茵：現在沒有留很多，我家中留了一些「可卡因磚」，那些假的，哈哈，那些地球牌（東南亞毒品品牌），藏得比較隱蔽（笑）。可能因為某一部戲時做過，感覺做得不錯，就留下來了（笑）。

文念中：你以前不是留下一些屏風、鏡子？

王慧茵：現在都成了我家的陳設了，我保存了十多年呢，《十月圍城》裡面黎明洗澡的屏風現在還是我的床頭板，拆了很多次，搬了數次屋都仍然有留著。那塊東西特別大，我每次住唐樓也會叫師傅搬上樓，唯一留下來的就是那個屏風了，還有個別的傢俬，沒有被狗咬爛的都留著呢（笑）。

製作組：因為現在是疫情，電影拍攝比較少，算是一個比較好的吸取營養的階段，你平常是如何吸取營養，給予自己一些靈感去做美術指導？

王慧茵：其實近年投入電影工作確實比較少，因為各方面的原因，很有趣地，機緣巧合之下，我竟然以第二個身份投入電影工作。我去教書了⁶，教了也差不多兩年多，現在是第三個 semester（學期），我在教一個 Higher Diploma（高級文憑）課程。當我（從電影拍攝中）跳出來，面對一班學生，他們都很有興趣做美指的，我會拿出一些自己的經驗，即是當我備課做教材時，也會找回很多參考資料，這些時刻就又像溫故知新一般。最有趣的是，自己十多年前做過的一些戲，現在我需要特別為那部戲找回一些參考資料，因為我要以它來做教材，要重新看回以前的文件，以前找到的一些東西，以前做過的場景，整件事是很有意思的。其實做電影是很忙碌的，沒有時間 look back（回顧）自己，但現在竟然以一個小老師的身份回顧過去時，感覺很有趣。原來我以前做的東西可以在這種情況下和後輩探討，這和助手探討是完全不同的。還會和同學們說一些 insider（內幕）的事情，他們也很想知道一些情況，或者分享一些經驗，感覺自己好像更新了，重新喚起了某些東西，很有趣。

製作組：你在哪裡教書？

⁶ 王慧茵目前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創意電影製作高級文憑課程。

王慧茵：浸大（香港浸會大學）。

製作組：講講要拍攝的話，你如何兼顧事業和家庭？你剛剛也提到是在孕期拍攝了《智齒》。

王慧茵：無疑在懷孕前……即使《智齒》我也是用盡全力做的，雖然正在懷孕，但無疑當小孩出生之後，他會令我有了一些顧慮，絕對會有的，可能他在家中等了我很久，我會想回家。以前工作時，我會不顧生死地出外工作，現在就多了份顧慮。但也可以這樣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反過來，可能以往是太沒有生活了吧，現在可能 catch up（補償）回來一些，其實反而是平衡一點。